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野叟曝言

【著 夏敬渠】

【肆】



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野叟曝言

著 夏敬渠(清)

【第四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第九十五回 沈瞻赎子孔方兄能全骨肉 陈渊梦妻正气女便是神灵

众人大惊失色，慌忙扶起，纳在椅上，喊叫醒转。素臣闭目凝神一会，睁开眼来，便神清气爽，一如无事，立将起来道：“累各位吃惊了！”众人道：“叔爷向有头眩病没有？”素臣道：“向无此病。”锁住道：“敢怕今日日辰不利，另择一日罢！”素臣道：“我一生不信阴阳，前岁出门时，酒忽变血，也没改期。各位但请放心！”因便辞别众人，至云北家来取药箱长行。

只见顿氏两眼流泪，云北也是出门装束。素臣问故，云北道：“小人有儿子，乳名虎儿，今年十岁。那年也因生病，不能打牲，饿不过，把他插标站在门首。有神獐峒一个大户，名叫封斗，怜念小人，给了五两银子，说：‘不须立契，我带去替你养着。你有了银子，原赎了去。’时常虽也想念，因没有孔方兄，便把骨血都靠后了。如今得了文爷的银子，妻子便整日想着孩子，要赎他回来，连夜里都睡不着了。催着小人说：‘文爷往赤身峒去，要过神獐峒。何不同去，也可代背药箱，替一替力。’故此扎扮着，等候文爷。文爷铺盖同昨日带出来的药箱，已收拾好，装做一担，小人就去挑来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一向没见你们说起，只认做无子。见你与大嫂都只三十多岁，生长得出，故没劝你置妾。那知道你现有令郎，真是意外之喜！”云北便挑出担子，素臣要夺，云北不肯，道：“我原是一事两事，文爷不必费心！”云北见素臣起步甚快，问：“一日走若干路？”素臣答以二百多里，云北道：“可惜起身迟了，赶不及神獐峒，只可奔乌石峒。”

当日在百灵峒打尖，投乌石峒住宿。饭店隔壁，见一苏货铺招牌，上写着“上林分铺”。问知与卫中熟识，当修一书，令松纹打发奚

勤向葵花峒沈云北家等候，凡事听云北调度。因向云北道：“奚勤到峒，可领至你家住宿。日里照常买卖，但照本价，不必取利。夜里断不可做苟且之事，总等我有信来差遣他。”云北应诺，复说：“这书上要添写一笔：若问沈云北不出，只问沈呆鸟，便合峒皆知。”素臣大笑，真个添在书里，托货铺转寄。

次日，至神狴峒，问到封家。传说进去，跑出两个苗丁，一个领云北进见，一个便令素臣挑担后边去。正走到转弯所在，却被一小孩子直跑出来，把药箱一撞，那箱子便如打秋千一般，直甩开去。素臣疾忙抢住，不防那小孩一拳在肋骨上打来，猛吃一惊。苗丁喝道：“怎打起先生来？”那孩子道：“他把箱子撞我，我不打他！”背后一个苗丁跑得满头臭汗，喊道：“真个你老子来了！”素臣暗喜，一把拉住他右手，虎儿便起左手，素臣一并攥住道：“你父亲同我来赎你回去，怎还与人躲迷藏吗？”虎儿道：“真个我爹来了？快放手，待我去见他！”素臣放手，虎儿转身飞跑而去。素臣跟着苗丁，挑至空屋。不一会，吩咐出来：“请那大夫西厢房去，与虎儿父子一处吃饭。”原先那苗丁便把素臣领到西边厢房门口，只见虎儿两只小眼挤得通红，拉着云北之手，站在膝边。云北慌忙接担，同进房去，叫虎儿磕头。虎儿道：“他方才撞痛了我的膝盖，我还磕他的头？”素臣笑道：“是你撞我的担子，反说是我撞你！就是撞你，你打了我一拳，也扯直了！”云北道：“该死的杀才，怎好打起姑老爷来？快些多磕几个头罢！”一把揪住头颈，攥在地下，连磕有八九个头。素臣拉将起来，虎儿骨都着嘴，两眼瞅着素臣道：“你是甚仔老爷？人家磕了许多头，不还一个礼儿！”云北喝道：“甚仔老爷？还是大老爷哩！四大户磕头他不还礼，来还你这小杀才的礼吗？”素臣道：“隔壁有耳，沈兄怎这样口敞？”云北道：“文爷说的是，小人失言了！因这小杀才放肆可恶，一时漏出话来。”忙站出院子一看道：“且喜没有人。方才老爷要留住两日，小人再三辞脱，吩咐吃了饭还有话说，不知说甚话？总是饭后就要分手的了。”素臣道：“你这令郎将来竟是一员猛将哩！方才那一拳，竟有一二百斤气力，不是

我，便受不住。”因把衣服撩起道：“沈兄你看，这后肋上有些红影吗？”云北细看，并无红影，欲打虎儿，素臣拉住道：“我因爱他膂力，故与你说，怎反计较着他？”

须臾，厨下搬送酒饭上桌，三人狼吞虎咽，把一笥箕饭、六大碗菜，两大壶酒，连着葱蒜醋酱，都一卷精光。正要叫虎儿进去磕头，只见一个苗童出来，把三人直领进内室之中。封斗自外而入，开口便问：“文爷因何事改装至此？”素臣吃惊，知己漏泄，却不敢招认道：“医生实是姓文，与沈兄是乡亲。沈兄要赎他令郎，医生进峒里去行医，并没甚改装的事。”封斗道：“休说文爷相貌贵不可言，即沈兄之相亦可至提督总兵之位，他这令郎骨格耸异，将来定主掌握兵权。我前在葵花峒中，因见他父子仪表，有心结识，故把他令郎带回。两年来，任他性儿顽耍淘气，并未打他一下，只问他便知。方才二位私语，我已悉知。且内着珠衫，价值不赀，亦非行医者所能致。文爷可把名号、官位、入峒何事，详细说知，或可助一臂之力。切勿以匪人相视藏露尾也。”素臣料是不能隐瞒，且看其相貌系端人长者，因便一切以实告之。封斗忙跪下磕头，道：“苗民何幸，得见文忠臣老爷！”素臣跪而回礼。封斗道：“老爷，休折坏了苗民！”因坚留住宿，吩咐备席，令妻妾子媳具出叩见，说：“这就是吴江县的文忠臣老爷，也叫你们一见天上的人！”素臣坚辞不获，只得住下。

晚上席散，送三人入密室中住宿，方说道：“亚峒主祖父相传已十余世，忽为岑啞所杀，实为痛心！这峒离倖弥止五十里，淫暴之政，先受其害。苗民粗知风鉴，曾传去相面，只得曲意奉承。他信以为实，令遍相妻妾子女，并其宠童吕虎夫妇，大加赏赉，免了一切差徭。其实具犯杀相，不得善终。现在岑啞已出峒去，求访什么异人，不在峒中。老爷当先到赤身峒，回来再至啞弥。苗民有一女嫁于辟邪峒大户开星为媳。辟邪离赤身峒止一百七十八里，苗民写书带去，可作居停。开星也深惧毒蟒之祸，只因坟墓产业俱在辟邪，难于迁移。其人颇有智谋，老爷与彼商议而行，必有所益。”素臣大喜，因促其写书道：

“我明日一早必行矣！”

次日，素臣把珠衫脱与云北道：“我因思君，故紧着在身，谁知屡次被人窥破。若是歹人，岂不利害？”斗出陪早膳，却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子出来，令向素臣、云北磕头，道：“此苗民次女也。”云北吓得忙跪下去，被封斗一把拖住道：“小孩子家，何必还礼？”磕过头，便自进去。袖中取出书信，交付素臣。云北叫虎儿进去各处磕头，出来又磕封斗之头，两只小眼流泪不止。封斗把泪拭干道：“后会正长，不必悲泪！”饭后，送三人出门，叮嘱后期。素臣道：“我回来必造府奉看。”出门后，复与云北父子作别，分路而行。

素臣于上午已至倬弥峒，问起峒民，知岑啞果不在峒。因直穿过去，走有一百余里，便是雁奴峒。见天已将晚，峒内不知有无借宿之处。正自疑虑，只见峒口一人飞奔至前，跪在地下道：“文爷果然来了！”素臣不觉骇然，忙歇下担子，要回礼时，那人两手抱住素臣双膝道：“文爷休要折死小的！”爬将起来，挑着担子，说一声：“小的引导。”竟往前走。素臣暗忖道：“莫非是个拐子？怎又得知我的姓字？”估量还制得住他，接脚跟进峒内。到一庙里，那人开进房门，把担挑进，素臣紧跟入去。那人纳头便拜道：“小的陈渊，主人即白玉麟也。蒙文爷辩白小的妻子冤枉，感恩不浅！”素臣方才放心，因问道：“你是几时回去的？如何又到此地？又怎生认得我的面貌？”陈渊道：“小的那年领了主人本钱，至两广营运。因迁江县是主人旧治，有认识的人在那里收买药材。起身没两站，即遭风沉溺，亏着葡萄峒一个峒民救起，光剩一个空身，进退无门，又替他挑担入峒，吃他一碗饭，留着性命。亏小的有些气力，替人拉木运石，在各峒串过日子。前年，又流入这峒，也是帮人做工。因食量大，积攒不起盘费，不能回乡。直到去年十一月内，忽梦见妻子，说他因担了娠，羞忿自缢，蒙文爷辩明冤枉，土地申了文书，要封他做本地神祇。他因忆着小的，不原受封，要到两广来寻我。本处城隍发了通关，给了路引，到处找寻，找了两三个月，才找到这里。因这庙原是峒母娘娘的香火，年久坍塌，他便托梦

给众姓，说是小的原配，上帝怜他正气，封为此峒土神。教众姓替他建庙。众姓因所梦皆同，就踊跃起来。去年就盖成此庙，接小的来看守。今年正月初一开了光，来求签笈者，无不灵验。施舍香锭者颇多，小的才得安享了这半年。前日又托梦说，今日申酉时分，文爷进峒。把相貌装扮一一说知，叫小的至期迎接。小的自午时就来候起，不料果然候着。这都是妻子托的梦，并没有回去过。”素臣不胜骇异，上殿看那神像，也仿佛如白家栖凤阁内梦中所见。见有现成香烛，便点将起来，作揖致敬。陈渊抵死推辞道：“文爷休折坏了他，叫他如何当得！”素臣道：“他一生正气，怎当不得？”陈渊没法，只得磕头回谢。饭后，问素臣在白家以后之事及入峒之故。素臣一一说知，陈渊喜道：“主人得官，姑娘又嫁了好姑爷，感谢文爷不尽！但赤身峒俱是赤身人，文爷进去也须裸体，若穿着衣服，怎得进峒呢？”素臣道：“赤身峒这边是甚峒？离赤身峒若干里？现在可也赤身？”陈渊道：“赤身峒这边是孔雀峒，离赤身峒百里。敢在早晚也便要赤身了。”素臣道：“且到孔雀峒再处。”

是夜，睡至三更，梦见峒母娘娘前来拜谢。素臣问其此行凶吉，峒母道：

逢沙则凶，遇石则吉。

石马千里，沙射千日。

神猿神虎，子孙惟亿。

劈破天荒，纯阳之力。

素臣醒来，详解不出，暗忖：“纯阳又是世人所谓吕祖，我不信仙，何云‘纯阳之力’？通八句看来，大约吉凶俱见，终得成功之意。”天明起身，陈渊侍候梳洗，说道：“小的女人夜间又托梦与小的，叫送文爷至猕猴峒。不知文爷一日可走许多路？”素臣道：“可走一二百里。”陈渊道：“这便恰好都有住处。此去过了断木峒，便是沉铁峒，共有一百六十里，小的有个熟人。再过去一百五十里，便是猕猴峒，小的也有个熟人，可以借宿。再过去就是辟邪峒、大鹏峒、孔雀峒，妻子说辟邪

峒文爷自有住处，孔雀峒有石兄来接，都不消小人跟随了。”素臣暗忖：“辟邪峒有封斗之书，孔雀峒有甚石兄？又与梦中遇石则吉之言相合，这峒母怎灵显如此？”因复到殿上作揖致谢，嘱其暗中保护，成功后当奏请封号，以酬神力。

陈渊把庙门锁上，将钥匙交付庙邻，嘱其照管。替素臣挑着行李，一路闲讲，又知道张顺一家俱送与素臣为仆，大喜道：“小的与张兄弟最相好。他的武艺比小的高，将来倘得回乡，必到文爷府上会他也。”是晚宿在沉铁峒内大户家中。那大户雇过陈渊做工，故此认得。次日宿在猕猴峒中一个石匠家里。那石匠是与陈渊同在沉铁峒大户家工作的。素臣暗忖：“猕猴峒与神猿二字关合；‘逢石则吉’，莫非应此石匠身上？”因有意去兜搭，却蠢莽非常，问他言语，也不会对答；说不入头，只得罢了。

次日，陈渊辞去。素臣日午至辟邪峒，竟向开家而来。投进书去，开星出迎，自己替素臣担着行李，直进一密室中，殷勤叩拜道：“草民何幸，得瞻天人丰采！”素臣看那开星，面貌白皙，眉目秀润，竟不似峒中人物。茶罢，亦如封斗，令妻妾子媳俱出叩见，大排筵宴，款待素臣。终席止殷勤劝酒，不论时事。席散后，复至密室中，方请问素臣欲至赤身峒之意。素臣把在葵花峒答锁住、萨氏之言述了一遍。开星击节赞叹道：“此大英雄之见识作用也！即此一着，已足夺毒蟒之魄矣！大人自进峒以来，必已察看险要，网罗羽翼，收拾人心，以为起义章本？”素臣道：“开兄所言峒中兵机，但弟此来原非于峒中起事，不过欲得一要领，以为他日剿除之计。故于兄所言之事全未经营，只随道路所见，居停所在，略存此意耳。弟自入峒，见各峒形势俱散漫无纪，至葵花峒才有结束。葵花后山复有径路，可扼倖弥之背。由倖弥至此，则此峒又一结束。不知此峒有何径路可以出奇扼制赤身，尚须察看。而就其大概，则葵花为倖弥之锁钥，此峒为赤身之锁钥，此险要之谓也。人心羽翼则仅得葵花一峒及封令亲耳。”因把四大户之归心，萨氏、云北之勇力说知，道：“此可谓扼制岑啞之用。至欲制毒蟒，

必于此峒，舍开兄其谁属耶？”开兄肃然拱手道：“大人进峒不及两月，而已得如许人心羽翼，且察看形势如火烛物，扼敌之计已在掌握。犹非蓄意经营，不过略存其意，此殆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！草民毫无知识，不能借箸指陈，窃附荐贤之义。此峒有一奇人，能屈而致之，则胜于百草民矣！”素臣急问其人，开星道：“峒后一山，名天阙，人迹罕至。有一母猿，相传居此山已千余年，忽思配偶，得一樵夫，擒入深峒，成为夫妇。生下一子，因樵夫姓干，取名干珠，骨相不凡，矫捷无比，能手格虎豹，刀法人神。近年来常出峒，至后山眺望，遇便拿捉猛兽而回。性喜战伐，草民家若此后日打猎，彼闻枪炮之声，必来观看。苗丁们与他说话，俱笑而不答，惟草民与之言，与答几句，亦不多言。微探其意，只云时尚未至。文爷若得此人，岂不胜于亚父之得剧孟耶？”素臣暗自惊异：“峒母梦中有神猿、神虎之言。此猿已历千年，岂非神猿？龙生、飞娘、以神辈皆生于异类，而有强人之勇，此千年神猿所生，必更有异，当往物色之。”因约开星于次日去访。开星道：“天阙山虎狼极多，草民只能指路，不敢入山。”素臣应允。次日黎明，饱餐，同至后山。开星指道：“那便是天阙山，干珠回去，草民每日送之，故知其路径。”走有一二十里，才至天阙山麓。开星道：“从此入去，草民等不敢随行矣！”

素臣随意迂折而入，果然虎豹熊黑随处俱有。有劈面遇着的，才欲侵犯，被素臣拔出宝刀，大喝一声，即惊慌跑避。约又走了十余里，忽见山岩之下，有两扇石门，一虎当门而踞。素臣暗忖：“干珠莫非即住此峒？”因喝开踞虎，连叩三下，那声响便如洪钟一般，山谷俱应。须臾，豁然洞开，一人磬折出迎道：“尊客莫非吴江忠臣文素臣相公吗？”素臣大惊，纳刀入鞘，答道：“在下文白，实字素臣。主人得非干君名珠者乎？何以预知为弟也？”那人道：“野民即系干珠。请至舍下，容当细禀。”

素臣入门，门即自闭。从一石巷中行有半里，豁然开朗，别有天地。有田有水，有屋有人，鸛鹤麋鹿飞走其中。周围约可数里，如一

圆壁，千山包裹，万木葱茏。中心有数十间竹屋，门前一声平原，两边一字排连有十余家庄户，鸡犬桑麻，居然一武陵也！进了大门，便是一个小小厅堂。干珠深深下拜道：“野民候相公久矣，不图今日得见台颜！”礼毕入座。一个垂髫童子托出茶来，泉味甚甘，泡着几粒新鲜莲子，鲜美可爱。素臣叩其前知之故，干珠道：“草民本不姓干，先曾祖平安，得罪燕王，先祖避祸，深入苗地，改姓更名，于析木峒樵采为生。先父亦习其业。二十年前，家母因奉神明，引先父入峒成为夫妇，只生野民一子。先父性喜读书，因系将门，亦娴武事，自幼教野民文武兼习。不幸见背，学业无成。而一片敬忠恶佞之心，却是天性带来。几年前，购得报抄，读至相公奏对之语，津津敬慕，自恨僻处苗峒，无由执鞭。家母笑道：‘汝虽不能往见，六相公当来拔汝，毋戚戚也！’二三年来，闻有炮声，即令野民出峒眺望，得遇大户开星，家母说是得见相公之兆。今日早晨，即令整治蔬肴，云俟洞门声发，则相公至矣。家母实非世人，乃千百年独处之贞猿也，故凡事颇能推测而知。”素臣致敬道：“不意吾兄乃平将军之后人！将军忠勇俱备，冤屈无伸，宜得贤后嗣以报之！弟何能拔兄？能仗兄之力以除大慙，则幸甚矣！弟意欲请见令堂，共商一事。但恐涉于冒昧，奈何？”干珠道：“家母原欲拜见，况蒙钧召，敢不承命？”因令童儿去请。须臾，厅门开处，两个壮健丫鬟跟着神猿出来。素臣举目看时，猛吃一惊！正是：

炯炯青瞳如闪电，棱棱枯骨是行尸。

第九十六回 天阙山神猿饶舌 孔雀峒石女发身

那神猿虽也女人装束，双眸炯炯，却满面无一丝肌肉，与台湾所见骷髅一般渗漉怕人。神猿先开口道：“相公忠贯金石，诚动天地，功业福德迥出汾阳王之上。小儿愚蠢无知，却靠着相公荫庇，他日也稍有成就。婚姻嗣续，富贵功名，俱在相公掌握。请受老婢一拜，愿相公勿避嫌疑，勿辞秽褻，凿混沌而破天荒。不特老婢母子感恩，即平氏祖宗亦具感德不朽！”说罢，即拜将下去。素臣连忙回礼道：“下官菲才拙性，愧窃虚声，敢当宏奖！令郎英年伟貌，文武双全，自膺特达之知，何藉扶轮之力？”拜毕起坐。素臣道：“老姬末后数语，言浅旨深，非暗人所能解，尚祈明示！”神猿道：“时至自知，只此数言，已属饶舌，敢尽泄乎？”素臣道：“下官生平不信神仙之说，老姬之先见宁有术乎？”神猿道：“凡物之寿者皆灵，故龟龙猿狐皆可前知。然只知其数，未识其理。不若圣人之前知，理数具晰，此人为万物之灵也。但人虽灵于物，而寿则物久于人。自古及今，有千岁之猿狐龟龙鹤鹿等物，而无千岁之人。此则数由天定，非智力所能勉强。神仙诞妄，休说相公学贯天人，即老婢一物之微，亦不谬信。世所传述，其虚妄者不具论，即如李意、钟离、吕岩、陈抟诸人，老婢或见或闻，俱不过略享修龄耳，岂有飞升羽化之事乎！相公进峒之意，老婢已知。这天阙山之最高峰可望见赤身峒形势，饭后屈相公一登，老婢在彼拱候。”说罢告辞进去。素臣暗叹：“物之有知，人不知也！”童子捧上酒肴，半属蔬果，半属野兽鸡豚，烹调极精，色色可口。素臣问：“峒中庄户何来？”干珠道：“也是近年来家母招致入峒，令其耕田为业，闲时教习击刺跳跃之法，说有用得着他们之处。”

饭后领着素臣到最高峰，神猿已先在顶上，指与素臣看道：“那一座山头上有大树数百葱蔚深密者即赤身峒后之靠山也。东南那一峒，便是孔雀峒，更南是大鹏峒，更东便是辟邪峒。”素臣道：“据下官看来，各峒合凑是一龙形：赤身峒乃龙头也，故出这毒蟒。孔雀峒那一条山腿，俨如龙爪。此峒圆形，俨若明珠。毒蟒不知先争此峒，可知其无谋矣。但此爪与珠切近，龙头奋发，龙爪必舒。不除此爪，终有拿攫之患。下官愚见，该把孔雀峒那条山腿挖断才是。”神猿吐舌道：“相公真天人也！老婢之见亦是如此。那山腿有束细之处，即龙腕之本也。断其腕本，溶铁汁灌之，即不能拿获矣。此系切肤之灾，奈远隔他峒，力不能办。相公此去，幸乞留意，感且不朽。那数百株大树中，有一更高大之树，中空透底，直达赤身峒内之罅井，相公可切记之！”素臣唯唯，复问：“由辟邪、大鹏、孔雀至赤身，俱走弓背，由此至赤身却是弓弦。倘或进兵，则于彼路用正，此路用奇，如邓艾、钟会故事可乎？”神猿道：“相公神见洞中兵机。但此道险峻，非久经演练熟于跳跃者不能行。老婢与小儿辈请当此任！”素臣大喜致谢，先辞下山。回顾神猿，步履如飞，顷刻而下，暗暗称叹。

是日，干珠陪宿。素臣叩其胸中，颇谙韬略，试其膂力，不止千斤，甚是欢喜。次日告辞，神猿复出相送，谆谆以勿避嫌疑，勿辞秽褻为嘱。素臣想有后验，因遂允诺。干珠送至后山，拜别而去。

素臣回见开星，把事约略说知。开星大喜道：“得了干珠，可作奇兵。草民户下及平时结识些勇力，于此正道亦可略助大人一臂。”素臣更是大喜。次日起身往孔雀峒，开星道：“有一铁匠太引五，是孔雀峒人。在草民家打些军器，前日已经完工。草民留在此，替大人做个乡导。”素臣听有孔雀峒人同去可作居停，又系铁匠，欢喜非常。谢别开星，随了引五，过大鹏峒，投孔雀峒而来。

引五问素臣：“住在峒里那家？”素臣道：“我是头一次进峒，你家若有空屋，便可借住。”引五道：“这却不能！须招赘在那一家做女婿才好。”素臣忙问何故，引五道：“大鹏、孔雀两峒是已服毒蟒大王的

了。大王的令：凡系客户，俱要与峒种配成夫妻，才许住在峒里。客人若有银子，我替你说合一头亲事，方可存留。”素臣暗想：“辟邪太远，大鹏、孔雀又有此令，如何得到赤身峒去察看呢？”沉吟一会，说道：“我是有妻子的，岂可停妻再娶？只好做一假圈套，与那家说明，照数给银，却不真做夫妻，不同床睡觉。你若撮合成了，我自谢你！”引五道：“招了亲事，便报知头人，夜里要来查的。若不一床睡觉，就弄出事来了！你既肯出银子，又不要真做夫妻，却有个凑巧的在此。我有个妹子，小名玉儿，相貌极好，却是个石女。你只给我十两银子，就与你做个假圈套。日里一样烧茶煮饭，夜里一样铺床叠被，却只好做个干夫妻抱着玩耍，你道如何？”素臣暗暗惊异道：“此人真石兄也！峒母既托此梦，神猿又再三叮嘱，要我不避嫌疑，想必是前定之数。为国家大事，譬如在全家中与随氏同宿，况且是个石女，只索行权的了。”因道：“令妹如果是石女，我愿加倍出二十两银子。不在人面前却不许夫妇称呼，我只叫他小娘子，他只叫我先生。”引五大喜道：“叫先生不好，叫你爷罢。若不是石女，情愿退还你身价。只有指头大一孔，是天留他撒溺的，凭你验看就是了。”

午后到峒，把素臣引至一空野地方，只有三五家人家，依山而住。望着尽东边一家人去。素臣看时，是一间门面，西壁支有炉灶，里面三间房子，有两间小披。当在中间客座歇下担子。引五进去叫妻子藏氏出来，拉手相见，把招亲之事说知。又悄悄的把假圈套的说话告诉：“去与妹子说明，就好去通知邻舍，报与头人来主婚了。”藏氏道：“你也须知他的性情，这话怕有些难说。况且姑娘的事邻舍都知道的，怎假得来？”引五道：“这样好客人，又是苏州人，还辱没了他？有这银子，便一家快活好过。你说我已应承，回不出的了。若说邻舍，都怕着老太，敢来破我的法？再请来吃杯喜酒，便是没事。”素臣暗忖：“其妹性情自必歪撇，此人呆实臂力有限，怎众人都怕着他？”因道：“我有苏货在此，每家送四色礼买他一买，何如？”引五道：“这更妙了！但白费掉了钱。也罢，他们没有白受的理。”素臣因检出花粉绒

线之类,问是四家邻舍,配合四分,同着引五各家拜望,说知情节,并请晚间去吃喜酒。邻舍都道:“这是喜事,又承送厚礼,只要你两家情愿,我们断没有说闲话的!”拜罢回家,素臣又取出八色苏货道:“这送与大嫂的。”称出二十两银子:“这是聘金。”另外又是五两,令其买备花烛酒肴。引五喜得打跌,扯开阔嘴道:“茶还没奉一杯,怎好受你重礼?花烛之费该是我出,怎又费你的钞?”素臣道:“虽是假局,却要与令妹同床合被,怎还论得这许多?”

引五欢喜收进,却见藏氏哭丧着脸,附耳说道:“你且不要喜透了!这银子礼物还得不成哩!”引五吃惊道:“是怎么说,好容易招着这样富客人,难道罢了不成?”藏氏道:“我也知是个富客,巴不得结识他。谁知姑娘古怪,一口回绝,说是不肯做这没廉耻的事。我也情急了,千说万说,还下着大礼,才改过口儿,要问客人的姓。合着他梦里的一个字,才与他同床;合不着便宁死不从!凭你怎样劝说都不肯听,便怎么处呢?”引五呆了一会道:“且与客人说去,合得着也未可知。”懒懒的走至中间,向素臣说知。素臣道:“这须请你令妹出来,当面讲说。”引五到西边一间,逼着玉儿出来。素臣暗忖:“此女不特眉清目秀,更兼大贵之相。可惜生于此等所在,又是个石女不能生育,贵从何来?”因问玉儿:“有何梦兆?”玉儿道:“奴是梦着神人吩咐的,要问先生尊姓,若对得来,才可相从。”素臣道:“我说出姓来,小娘子只说对不着,也教我没法!”玉儿道:“这个字奴还认得,先生可写在掌中,待奴说来便是。”素臣暗忖:“这却要用自己真姓的了。”因取笔,写一“文”字在掌。玉儿道:“梦中神人吩咐奴两句话,是‘遇着姓文的,方可同床’。”素臣吐舌道:“怎有这样奇梦?”因放开手掌道:“小娘子请看,这不是‘文’字吗?”玉儿方肯进去梳头装束,引五夫妻方欢天喜地料理结亲之事。

外面邻舍已同着头人来查,引五慌忙接进,令素臣相见,头人道:“好一个品格,你这妹夫招着了!这峒有半年多没江南医家进来,生意发财自不消说,闻得还有苏货,可惜没带钱来。”素臣忙取出四包送

与头人，头人道：“怎好白受你的？停会原要派人来查，就叫我婆子来补价罢。你们才回家，事忙，我也还有别的事，不扰你。喜酒等婆子来吃罢。”头人去后，引五央着邻侍同去买备香烛纸马酒米鱼肉等物。藏氏央着邻妇里外收拾，搬台借凳烧火打水等事。玉儿也顾不得腼腆，把素臣担子收进房内，放出行李，铺床挂帐，自去料理。只空着素臣一人，没处存坐，只得走出后门，来看那山势。一步步的走上山冈，见树林内都有老虎脚迹，暗忖：“若早晚遇见，当为降害。”闲步一会，天色已黑。走下冈来，只听见屋里敲有鼓声，又是喇叭吹响。进门看时，见是两人，一吹哑喇叭，一敲宽皮鼓，闹了片刻，便来与素臣拉手叫喜。一个便去桌上打叠神马，揩抹桌凳；一个便在身边取出一条透油的围裙系在腰间，往披屋里去上灶。不诨这两个乐工，又兼着司礼、庖人两样名色，素臣暗自好笑。看那神马是关公，默忖：“关公昔日秉烛达旦，文白今日只可坐怀不乱了。”少停，邻舍男女俱齐，那厨子便催那掌礼道：“厨下都停当了，快去催一声，把查奶奶请了来就好拜堂哩！”那掌礼忙赶出门，不一会，跟了查妈进来，问：“那一位是新郎？”众人指着素臣道：“此位便是。”查妈拉着手道：“好一表人材！多谢你的厚礼，却忘带银钱，改日补价罢！”说罢，便问：“新娘在那屋里？”邻妇答应：“在这房里。”查妈进去，称赞道：“好一对夫妻！怎峒里有这等好姑娘，没曾瞧见？”掌礼便供起神马，点起香烛；厨子便搬出猪头三牲。邻妇便挽出玉儿，没有红毡，便把素臣一条毯子铺好。常礼便打起宽皮鼓，嘴里带喝着礼；厨子便吹起哑喇叭。素臣带笑上毯，与玉儿拜神，化过纸马，夫妻交拜，便簇拥入房，坐床合卺。那掌礼手里敲鼓，口里一般念着吉利的话儿；那厨子把喇叭连掌三声，忙忙的穿上油裙，往厨下却切割。众人都出房，把门关上。查妈道：“你两位休误了吉时，停会进来讨喜。”素臣暗看玉儿，心里着急。玉儿在身边取出哥嫂预备的一方绿绢，递与素臣。素臣接过，见绢上斑斑点点，染了新红，藏在席下，方才放心。大家把衣服解散，素臣见竹笆疏漏，恐被人看破，把帐子放下，将脚收起，坐在床上。玉儿会意，亦缩

脚上床。等了一会,只听喇叭三声,咚咚的鼓响,众人推门而入。两人分跨下床,裹扣衣服。查妈上前讨喜,素臣在席下翻出,查妈看了又看,半晌方称恭喜。递与众男妇看了,一齐叫喜。重复递还素臣,簇拥着出去坐席。邻舍女人来了四个,并查妈、玉儿姑娘七人一席,在中间屋里吃酒。外面门屋里,四个男邻及厨子、掌礼、素臣、引五八人一席。

席散,各男人辞去。查妈仍要监看素臣、玉儿上床,素臣道:“奶奶们在此,怎好赤身露体?”查妈道:“到明年,一峒之人都要精赤哩!我还要看了你们做了亲才去。”素臣道:“方才已做过亲了。”查妈道:“那不过取喜,只算下得一封战书,这会子要有独眼将军大战红莲宫主哩!”素臣、玉儿及引五夫妻一齐着急。邻舍女人帮衬道:“先生是苏州人,脸重害羞,只教他夫妻上床癖在一堆罢。”查妈道:“既是先生害羞,也就是这样再作道理。”素臣、玉儿只得遮遮掩掩的把衣裤褪下,钻入被中,搂抱而睡。查妈一手执烛,一手揭开上身单被,众女人齐声喝彩道:“大姑娘虽白,还是呆白,怎如这先生白的好看!”查妈道:“这先生的奶比姑娘大了许多。姑娘说是十九岁了,怎还没发身?男儿奶大为丞相,这先生必有发迹日子。罢了,看他夫妻都觉讪讪的,咱们都出去罢!”于是一哄而散。

素臣抱着玉儿,只觉满怀凉气,暗忖:“石女不过下边不同,怎连浑身都像石头一般?”幸是邻舍们都劝了几杯酒,得这凉气反觉爽快,渐渐的落甕睡去。玉儿被素臣阳气一蒸,满身温暖,快活无比,假在素臣怀中,也便沉睡去了。

次日清晨,众邻舍男女具来叫喜,素臣酬应过去,仍出后门上了山冈,随意而走。走有三五里,地势渐平。周围审视,见一条山峰拖去,竟是在天阙山最高峰上所见之龙爪,心中大喜。因相度地势,定了一个所在,拔出宝刀,将泥发掘。浮面一层土具杂色,掘至三尺,土色渐紫,光而且润。暗忖:“此为龙脉无疑!”因复身回家,吃过早饭,把引五领去,设辞哄他道:“我方才闲步至此,见一白鼠钻入地去。我

用力挖了一会，没曾掘着。白鼠财神所变，必有藏银在此左右。你可从此处起至此处止，把这条峰掘深一丈，掘阔一丈，掘长五尺。如得有藏银，合你均分；如无藏银，送你十两银子工钱，如何？”引五喜道：“这峰是无主荒山，没人管帐。掘着藏，合你都做财主；掘不着，也有十两银子。估量这峰费我十多天工夫罢了，不比打铁强远吗？依你，依你！”慌忙回家，拿了畚钬锄耙，就从那一日挖动不题。

到夜来，玉儿道：“奴自小身凉，没些暖气。自从昨夜睡在爷的怀里，就暖和起来，满身骨节中都觉快畅，才是这样逼近着爷。”素臣也觉玉儿凉气比昨日减些，因问道：“你昨日说神人吩咐你两句话，却只说得一句，那一句又是甚话？”玉儿却不肯说，素臣暗忖：“必有难说之处。且与他熟落几日再探问他。”因复沉沉而睡。玉儿紧辩素臣，更觉浑身滚热，连称有趣。复轻轻的把素臣之手先摩胸乳，次摩脐腹，次摩牝户，更觉浑身快畅，遍体酥麻，口里不住叫“阿呀，阿唷”，低声叫唤。直到素臣翻动，方才放手。次日素臣起去，藏氏忙赶入房，就把手去摸玉儿牝户。玉儿惊醒，推开道：“嫂嫂怎这样罗唆？”藏氏道：“好奇怪，竟是假的！你怎知道查奶奶来听房，做出那许多声气？把人都要耻死！”玉儿失惊道：“真个查奶奶来听房吗？怎不通一个风儿？”藏氏道：“他也许你通气？听得他都动了火！说这先生好本事，不知要弄到多咱才歇手哩！”玉儿道：“奴却不是假作。不知怎样，经着他的手便是快活。你知道，我是冰冷的身子，如今合他睡了两夜，就温了许多，可是奇事吗？”藏氏看了玉儿胸前道：“不特温和，连皮色都不十分呆白，这两乳都生点子柄起来了。真是怪事！查奶奶疑心那喜是假，故来听房。听房以后，他才信了喜也是真的哩！”

素臣因是三朝，不便到赤身峒去。日里往峰上去看引五挖掘，到晚与引五及玉儿说道：“我受开大户之托，要往赤身峒去访查他一个亲人。我明日午后便去，论不得日子。老五，你每日自去掘峰，不要懈怠。”

次日午后，素臣竟往赤身峒来。走有五六十里，天色已黑，即取